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四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四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四下　宋　袁樞　撰

安成王篡立　頊

文帝天嘉元年　江陵之陷也長城世子昌及中書侍郎頊皆沒於長安高祖即位屢請之於周周人許而不遣高祖殂周人乃遣昌還以王琳之難居於安陸琳敗昌發安陸將濟江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懌召侯安都從容謂曰太子將至須别求一藩為歸老之地安都

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於是羣臣上表請加昌爵命春二月庚戌以昌為驃騎將軍湘州牧封衡陽王　三月甲戌衡陽獻王昌入境詔主書舍人緣道迎候丙子濟江中流隕之使以溺告侯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初高祖遣滎陽毛喜從安成王頊詣江陵梁世祖以喜為侍郎没於長安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上乃使侍中周弘正通好於周

二年夏六月乙酉周主使御正殷不害來聘　冬十

一月周人許歸安成王頊使司會上士京兆杜杲來聘
上恱即遣使報之幷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
三年春正月丁未周以安成王頊為柱國大將軍遣杜
杲送之南歸　三月丙子安成王頊至建康詔以為
中書監中衛將軍上謂杜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
之恵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
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
睦九族恕巳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

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上甚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杲之禮有加焉項妃柳氏及子叔寶猶在穰城上復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

天康元年夏四月上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尚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尚書孔奐共決之奐琇之之曽孫也疾篤奐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頊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樞君正之子也太子伯宗

柔弱上憂不能守位謂項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項拜伏
泣涕固辭上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
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
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
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
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上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
奐為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奐在陳

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宗之言爲不誠則當如竇嬰面辨袁盎廷爭防微杜漸以絶覬覦之心以爲誠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揺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柰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没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癸酉上殂太子即位大赦　五月庚寅以安成王頊

為驃騎大將軍司徒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臨海王光大元年　初高祖為梁州用劉師知為中書舍

人師知涉學工文練習儀體歷世祖朝雖位宦不遷而委

任甚重與揚州刺史安成王頊尚書僕射到仲舉同受遺

詔輔政師知仲舉恒居禁中參决衆事頊與左右三百

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頊地望權勢為朝野所屬心忌

之與尚書左丞王暹等謀出頊於外衆猶豫未敢先發

東宮通事舍人殷不佞素以名節自任又受委東宮乃
馳詣相府矯敕謂頊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
州務頊將出中記室毛喜馳入見頊曰陳有天下日淺
國禍繼臻中外危懼太后深惟至計令王入省共康庶
績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王三思須更
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今出外即受制於人譬如曹
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邪頊遣喜與領軍將軍吳明徹
籌之明徹曰嗣君諒闇萬幾多闕殿下親實周召當輔

安社稷願留中勿疑頊乃稱疾召劉師知留之與語使毛喜先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帝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爲朕不知也喜出以報頊頊因囚師知自入見太后及帝以陳師知之罪仍自草敕請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中賜死以到仲舉爲金紫光禄大夫王暹殷不佞並付治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頊雅重之故獨得不死免官而已王暹伏誅自是國政盡歸於頊右衛將軍會稽

韓子高鎮領軍府在建康諸將中士馬最盛與仲舉通謀事未發毛喜請簡人馬配子高幷賜鐵炭使修器甲項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爲更如是耶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仗順若收之恐不時授首或能爲人患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伺間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項深然之仲舉既廢歸私第心不自安子郁尚世祖妹信都長公主除南康内史未之官子高亦自危求出爲衡廣諸鎮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

子高謀會前上虞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項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平旦仲舉子高入省皆執之并郁送廷尉下詔於獄賜死餘黨一無所問

癸丑以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為中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伯茂帝之母弟也劉師知韓子高之謀伯茂皆預之司徒項恐扇動中外故以爲中衛專使之居禁中與帝遊處

夏四月湘州刺史華皎聞韓子高死内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啟求廣州以卜朝廷

之意司徒項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以其子玄譽為質五月癸巳項以丹陽尹吳明徹爲湘州刺史　司徒項遣吳明徹帥舟師三萬趣郢州丙申遣征南大將軍淳于量帥舟師五萬繼之又遣冠武將軍楊文通從安成步道出茶陵巴山太守黄法慧從宜陽出澧陵共襲華皎并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合謀進討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為車騎將軍總督建康諸軍步道趣湘州　華皎使者至

長安梁王亦上書言狀且乞師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歳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興無名之師乎晉公護不從閏六月戊寅遣襄州總管衛公直督柱國陸通大将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将兵助之　秋八月華皎遣使誘章昭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程靈洗靈洗斬之皎以武州居其心腹遣使誘都督陸子隆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

戴僧朔等並隸於皎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遂爲之用司徒項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誅皎家屬梁以皎爲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會之周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衛公直總之與皎俱下淳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元定以步騎數千圍郢州皎軍於白螺與吴明徹等相持徐度楊文通由嶺路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士家屬皎自巴陵與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於沌口量明徹

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於中流西軍又以艦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岸徑犇江陵衛公直亦犇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且引欲趣巴陵巴陵已爲徐度等所據度等遣使僞與結盟許縱之還國定信之解仗就度度執之盡俘其衆并擒梁大將軍李廣定憤恚而卒皎黨曹慶等四

十餘人並伏誅唯以岳陽太守章昭裕昭達之弟杜陽太守曹宣高祖舊臣衡陽內史汝陰任忠嘗有密啟皆宥之吳明徹乘勝攻梁河東拔之周衛公直歸罪於梁柱國殷亮梁王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周與陳既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并遷城於羊蹄山以避水總管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會大雨水暴漲靈洗引大艦臨城發拍擊樓堞皆碎矢石晝夜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寬猶帥衆執短兵拒

戰又二日乃擒之

二年春正月己亥安成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　冬十一月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意甚不平屢肆惡言甲寅以太皇太后令誣帝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且曰文皇知子之鑒事等帝堯傳弟之懷又符太伯今可還申曩志崇立賢君遂廢帝為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為溫麻侯寘諸別館安成王使盜邀之於道殺之車中

宣帝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大

赦復太皇太后為皇太后皇太后為文皇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太子封皇子叔陵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乙未上謁太廟丁酉以尚書僕射沈欽為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勱為右僕射勱份之孫也

周陳之叛

梁敬帝紹泰元年　初晉安民陳羽世為閩中豪姓其子寶應多權詐郡中畏服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雲以郡讓羽羽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荒饉

而晉安獨豐衍寶應數自海道出寇抄臨安永嘉會稽或載米粟與之貿易由是能致富彊侯景平世祖因以羽為晉安太守及陳霸先輔政羽求傳郡於寶應霸先許之

太平元年　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始興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部將皆郡中豪族驕横續裁制之諸將皆怨相與殺之續宗人迪勇冠軍中衆推為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顯折節交

之敷亦事迪甚謹迪據上塘敷據故郡朝廷以迪為衡州刺史領臨川内史時民遭侯景之亂皆棄農業群聚為盜唯迪所部獨務農桑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斂必至餘郡之絶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朴不事威儀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内有女伎挼繩破篾旁若無人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附之

陳武帝永定元年詔給事黄門侍郎蕭乾招諭閩中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晋

安共相連結閩衆豪師往往立砦以自供上患之使乾諭以禍福豪帥皆帥衆請降即以乾為建安太守乾子範之子也

文帝天嘉二年　初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貞臣徴異為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即位復以異為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屢遣其長史王澌入朝澌每言朝廷虚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恒懐兩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使往來琳敗上遣左衛將軍沈恪

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上表遜謝時衆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知朝廷終將討已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十二月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之

三年春二月帝徵江州刺史周迪出鎮湓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趦趄顧望並不至其餘南江酋帥私署令長多不受召朝廷未暇致討但羈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獨先

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金帛令還豫章迪以敫素出已下深不平之乃陰與留異相結遣其弟方興將兵襲敫敫與戰破之又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為賈人欲襲湓城未發事覺潯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盡獲其舡仗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為光祿大夫子女皆受封爵命宗正編入屬籍而寶應以留異女為妻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上為荔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常從容諷

以順逆寶應輙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已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　三月丁丑以安右將軍吳明徹為江州刺史督高州刺史黄法𣰰豫章大守周敷共討周迪　留異

始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諸暨出永
康異大驚犇桃枝嶺於巖口竪柵以拒之安都為流
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轝指麾容止不變因其山勢迮
而為堰會潦水漲滿安都引舡入堰起樓艦與異城
等發拍碎其樓堞異與其子忠臣脫身犇晉安依陳
寶應安都虜其妻及餘子盡收鎧仗而還異黨向文
政據新安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為新安太守帥精
甲三百徑往攻之文政戰敗遂降文季靈洗之子也

秋九月吳明徹至臨川攻周迪不能克丁亥詔
安成王頊代之
四年春正月甲申周迪衆潰脫身踰嶺奔晉安依陳寶
應官軍克臨川獲迪妻子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其
子忠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以十事諫之曰自天厭梁
德英雄互起人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翦亂四海樂推
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乎一也以王琳之
彊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彊

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氷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廷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賞融寵過吴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乎三也聖朝棄瑕忘過寛厚得人至於余孝頃潘純陁李孝欽歐陽頠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胷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釁非張繡罪異畢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四也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

并兵一向睚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哉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衂聲實虧喪膽氣衰沮其將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孰能被堅執鋭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六也將軍之彊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七也歷觀前

古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彊弱逆順可得侔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九也北軍萬里遠鬬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

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十也為將軍計莫若絶親留氏遣子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寄感恩懷德不覺狂言斧鉞之誅其甘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以寄民望故優容之

秋九月周迪復越東興

嶺為寇辛未詔護軍章昭達將兵討之　冬十一月
辛酉章昭達大破周迪迪脫身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
雖加誅戮無肯言者　十二月章昭達進軍度嶺趣
建安討陳寶應詔益州刺史余孝頃督會稽東陽臨海
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
五年冬十月周迪復出東興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以
城降迪吳州刺史陳詳將兵擊之詳兵大敗迪衆復振
南豫州刺史西豐脫侯周敷帥所部擊之至定州與迪

對壘迪紿數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盟數許之方登壇為迪所殺　陳寶應據建安晉安二郡水陸為栅以拒章昭達昭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命軍士伐木為筏施拍其上會大雨江漲昭達放筏衝寶應水栅盡壞之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合戰上遣將軍余孝頃自海道適至并力乘之十一月己丑寶應大敗逃至莆口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昭達追擒之并擒留異及其族黨

送建康斬之異子貞臣以尚主得免寶應賓客皆死上聞虞寄嘗諫寶應命昭達禮遣詣建康既見勞之曰管寧無恙以為衡陽王掌書記

六年秋七月上遣都督程靈洗自鄱陽別道擊周迪破之迪與麾下十餘人竄于山穴中日月浸久從者亦稍苦之後遣人潛出臨川市魚鮭臨川太守駱牙執之令取迪自效因使腹心勇士隨之入山其人誘迪出獵勇士伏於道傍出斬之丙戌傳首至建康

宇文護逆節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二月　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開府儀同三司宇文盛告之丁亥貴入朝護執而殺之免信官　二月周晉公護以趙景公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之已酉逼令自殺　夏四月周儀同三司齊軌謂御正中大夫薛善曰軍國之政當歸天子何得猶在權門善以告晉公護護殺之以善為中外府

司馬　周孝愍帝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司會李植自太祖時為相府司錄參掌朝政軍司馬孫恒亦久居權要及護執政植恒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共譖之於周王植恒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之政皆决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為然鳳提曰以先王之明猶委植恒以朝政今以事付二人何患不成且護常自比周公臣聞周公攝政七年陛下安能七年邑邑

如此乎王愈信之數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為執縛之勢植等又引宫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為梁州刺史恒為潼州刺史欲散其謀後王思植等每欲召之護泣諫曰天下至親無過兄弟若兄弟尚相疑他人誰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臣後事臣情兼家國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幾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志非唯不利陛下亦將傾覆社稷使臣無面目見太祖於九泉且臣既

為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尚復何求願陛下勿信讒人之言踈棄骨肉王乃止不召而心猶疑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剋日召羣公入讌因執護誅之張光洛又以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領軍尉遲綱等謀之祥等勸護廢立時綱總領禁兵護遣綱入宫召鳳等議事及至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王方悟獨在内殿令宫人執兵自守護遣賀蘭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悉召公卿會議廢王為畧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公卿皆曰

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乃斬鳳等於門外孫恒亦伏誅時李植父柱國大將軍遠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遠疑有變沈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為忠鬼安可作叛臣耶遂就徵至長安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之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為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口辯自陳初無此謀遠謂為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左右曰植亦在門護大怒曰陽

平公不信我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畧陽公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畧陽公曰本為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床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䕶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植弟叔諳叔謙叔讓亦死餘子以幼得免初遠弟開府儀同三司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吾不用汝言以至此穆當從坐以前言獲免除名為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尚義歸公主

當從坐穆請以二子代基命護兩釋之後月餘護弑略
陽公黜王后元氏爲尼癸亥寧都公自岐州至長安甲
子即天王位大赦
二年春正月周以晉公護爲太師　夏四月周以太師
護爲雍州牧
三年春正月己酉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王始親萬機
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周處士韋夐孝寬之兄也志尚
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世

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遥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

護慼脩第舍㑹仰視堂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

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恱

文帝天嘉元年夏四月周世宗明敏有識量晉公護憚之

使膳部中大夫李安置毒於糖䭔而進之帝頗覺之庚子

大漸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

朕之介弟寛仁大度海内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辛

丑袓魯公幼有器質特為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

叅議性深沈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輙言世宗每歎曰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壬寅魯公即皇帝位大赦
二年春正月戊申周改元保定以大冢宰護為都督中
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四年春二月辛酉周詔大冢宰晉國公親則懿昆任當
元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護抗表固讓
宣帝大建四年　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
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

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知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受旦奭之美子孫常為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踈之衛公直帝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沌口之敗坐免官由是怨護

勸帝誅之冀得其位帝乃密與直及右宫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内史下大夫太原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子也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太后賜護坐帝立侍於旁丙辰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含仁殿謁太后且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酒誥未畢帝以玉珽自後擊之

護踣於地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衛公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帝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令收護子柱國譚公會大将軍莒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其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并柱國北地侯龍恩龍恩弟大将軍萬壽大将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稚之孫也初護既殺趙貴等諸将多不自安侯龍恩為護所親其從弟開府

儀同三司植謂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
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唯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
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乘
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顧推誠王室
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
有他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陰忌之植以憂卒及護
敗龍恩兄弟皆死高祖以植為忠特免其子孫大司馬
兼小冢宰雍州牧齊公憲素為護所親任賞罰之際皆

得參預權勢頗盛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慰勉之使詣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衛公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帝不許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是夜帝遣柱國越公盛乘傳徵訓至同州賜死昌城公深使突厥未還遣開府儀同三司宇文德齎璽書就殺之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丁巳大赦改元以宇文孝伯為車騎大將

軍與王軌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孝伯與帝同日生太祖愛之養於第中幼與帝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孝伯講習舊經故護弗之疑也以為右侍上士出入卧内預聞機務孝伯為人沈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使帝聞之帝閲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帝賜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大中大夫癸亥以尉遲迥為太師柱國竇熾為太傅李穆為太保

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陸通為大司馬柱
國辛威為大司寇趙公招為大司空時帝始親覽朝政
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
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
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豈
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
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

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反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　夏四月庚寅周追尊略陽公為孝閔皇帝

周伐齊周齊爭宜陽附

陳文帝天嘉四年　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杆可汗連兵伐齊

許納其女爲后遣御伯大夫楊荐及左武伯太原王慶
往結之齊人聞之懼亦遣使求昏於突厥賂遺甚厚木
杆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曰太祖昔
與可汗共敦鄰好蠕蠕部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付可
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
愧鬼神乎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
與共平東賊然後送女荐等復命公卿請發十萬人擊
齊柱國楊忠獨以為得萬騎足矣戊子遣忠將步騎一

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期會於晉陽　冬十二月周楊忠拔齊二十餘城齊人守陘嶺之隘忠擊破之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之己丑自恒州三道俱入時大雪數旬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之戊午至晉陽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已未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畏其彊戎服帥宮人欲東走避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孝琬請委叡部分必得

嚴整帝從之命六軍進止皆取𠡠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

五年春正月庚申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追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

而還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以往七百餘里
人畜無遺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還至陘嶺凍滑乃鋪
氈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馬死且盡
截矟杖之以歸達奚武至平陽未知忠退斛律光與書
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武得書亦還光
逐之入周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光見帝於晉陽帝以新
遭大寇抱光頭而哭任城王湝進曰何至於此乃止初
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

及世祖即位嬖幸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椎氷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　初周太祖之從賀抜岳在關中也遣人迎晉公護於晉陽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齊遣使者至玉壁求通互市護欲訪求母姑使司馬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與之言使者甚悅勲州刺史韋孝寛獲關東人復縱之因致書為言西朝欲通好之意

是時周人以前攻晉陽不得志謀與突厥再伐齊齊主聞之大懼許遣護母西歸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

秋八月周遣柱國楊忠將兵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

九月突厥冦齊幽州衆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

周皇姑之歸也齊主遣人為晉公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著錦袍以為信驗且曰吾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

死而更蘊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
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
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
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於吾何益吾今
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
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
欺負護得書悲不自勝復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
離膝下二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

不孝子爲公侯母爲俘隷暑不見母暑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磨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齊朝霈然之恩旣已霑洽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顔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齊人留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

厥軍於塞下齊主遣黄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詔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爲相其實主也旣爲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未晚齊主不聽即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爲之大赦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約閏月乙巳突厥寇齊幽州晉公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

不得已徵一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之兵幷羌胡内附者凡二十萬人　冬十月甲子周主授護斧鉞於廟廷丁卯親勞軍於沙苑癸酉還宮護軍至潼關遣柱國尉遲迥帥精兵十萬爲前鋒趣洛陽大將軍權景宣帥山南之兵趣懸瓠少師楊檦出軹關　十一月周晉公護進屯弘農甲午尉遲迥圍洛陽雍州牧齊公憲同州刺史達奚武涇州總管王雄軍於邙山　初周楊檦爲邵州刺史鎮捍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未

甞不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獨引兵深入又不設備甲辰齊太尉婁叡將兵奄至大破欄軍欄遂降齊權景宣圍懸瓠十二月齊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太原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之景宣使開府郭彥守豫州謝徹守永州送士良世怡及降者千人於長安周人為土山地道以攻洛陽三旬不克晉公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遏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斥候而已齊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

救洛陽畏周兵之彊未敢進齊主名幷州刺史段韶謂曰洛陽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禦如何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闚逼乃腹心之病請奉詔南行齊主曰朕意亦爾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丁巳齊主亦自晉陽赴洛陽　段韶自晉陽行五日濟河會連日陰霧壬戌韶至洛陽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邙阪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與周軍遇韶即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韶為左軍蘭陵王長恭為

中軍斛律光為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恟懼韶遥謂周人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為寇何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却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一時瓦解投墜溪谷死者甚衆蘭陵王長恭以五百騎突入周軍遂至金墉城下城上人弗識長恭免冑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周師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邙山至穀水三十

里中軍資器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及庸忠公王雄在後勒兵拒戰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唯餘一奴一矢雄按矟不及光者丈餘謂光曰吾惜爾不殺當生將爾見天子光射雄中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軍中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達奚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勢公少年未經事豈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

還權景宣亦棄豫州走丁卯齊主至洛陽己巳以段韶為太宰斛律光為太尉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壬申齊主如虎牢遂自滑臺如黎陽丙子至鄴楊忠引兵出沃野應接突厥軍糧不給諸軍憂之計無所出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河州刺史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填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晉公護本無將略是行也又非本

心故無功與諸將稽首謝罪周主慰勞罷之

六年五月突厥遣使至齊始與齊通

宣帝太建元年秋八月庚辰盜殺周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九月辛卯周遣齊公憲與柱國李穆將兵趣宜陽築崇德等五城　冬十二月周齊公憲等圍宜陽絶其糧道

二年春正月齊太傅斛律光將步騎三萬救宜陽屢破周軍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糧道而還周軍追之

先縱擊又破之獲其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梁景興二月己巳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又以任城王湝為太師賀拔仁録尚書事　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勲州刺史韋孝寛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豈無智謀之士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必失地令宜速於華谷及長秋築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寔難乃畫地形且陳其狀晉公護謂使者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守之事遂

不行齊斛律光果出晉州道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光至汾東與孝寬相見光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為聲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

取護從之

三年春正月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又與周韋孝寬戰於汾北破之齊公憲督諸將東拒齊師　三月周齊公憲自龍門度河斛律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齊太宰段韶蘭陵王長恭將兵禦周師攻柏谷城拔之而還　夏四月周陳公純等取齊宜陽等九城齊斛律光將步騎五萬赴之　五月周晉公護使中外府

參軍郭榮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齊段韶用兵襲周師破之六月韶圍定陽城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時韶臥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城中糧盡齊公憲總兵救之憚韶不敢進敷帥見兵突圍夜走伏兵擊擒之盡俘其衆乙巳齊取周汾州及姚襄城唯郭榮所築城獨存敷愔之族子也　齊

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軍仍且進齊朝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乃駐營待使帝聞光軍已逼心甚惡之亟令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

吐谷渾盛衰

晉元帝建武元年河南王吐谷渾卒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及廆嗣位二

部馬鬬廆遣使讓吐谷渾曰先公分建有別柰何不相遠異而令馬有鬬傷吐谷渾怒曰馬是六畜鬬乃其常何至怒及於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為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遂帥其衆西徙廆悔之遣其長史乙那婁馮追謝之吐谷渾曰先公甞稱卜筮之言云吾二子皆當疆盛祚流後世我孽子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遂不復還西傅陰山而居屬永嘉之亂因度隴而西據洮水之西極于白蘭地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為阿干

廆追思之為之作阿干之歌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
子吐延嗣吐延長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
成帝咸和四年　河南王吐延雄勇多猜忌羌酋姜聰
刺之吐延不抽劒名其將紇扢望使輔其子葉延保于
白蘭抽劒而死葉延孝而好學以為禮公孫之子得以
王父字為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
穆帝永和七年　吐谷渾葉延卒子辟奚立
簡文帝咸安元年　吐谷渾王辟奚聞楊纂敗五月遣使獻

馬千匹金銀五百斤于秦秦以辟奚爲安遠將軍湿川
侯辟奚葉延之子也好學仁厚而無威斷三弟專恣國
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西湿羌豪也謂司馬乞宿雲曰三
弟縱横勢出王右幾亡國矣吾二人位爲元輔豈得坐
而視之詰朝月望文武並會吾將討焉王之左右皆吾
羌子轉目一顧必可擒也宿雲請先白王惡地曰王仁
而無斷白之必不從萬一事泄吾屬無類矣事已出口
何可中變遂於坐收三弟殺之辟奚驚怖自投牀下惡

地宿雲趨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告臣云三弟將為逆不可不討故誅之耳辟奚由是發病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視連立不飲酒遊畋者七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鍾惡地諫以為人主當自娛樂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恕相承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

武帝太元十五年吐谷渾視連遣使獻見於金城王乾歸乾歸拜視連沙州牧白蘭王　秋九月吐谷渾視連卒子視羆立視羆以其父祖慈仁為四隣所侵侮乃督厲將士欲建功業冬十月金城王乾歸遣使拜視羆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西秦王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衛將軍慕兀冠軍將軍翟瑥帥騎二萬伐吐谷渾　西秦乞伏益州與吐谷渾王視羆戰於度周川視羆大敗走

保白蘭山遣子宕豈為質於西秦以請和西秦王乾歸以宗女妻之

四年夏四月吐谷渾視羆卒世子樹洛干方九歲弟烏紇提立妻樹洛干之母念氏生慕璝慕延烏紇提懦弱荒淫不能治國念氏專制國事有膽智國人畏服之

義熙元年春正月乞伏乾歸擊吐谷渾大孩大破之俘萬餘口而還大孩走死胡園視羆世子樹洛干帥其餘衆數千家犇莫何川自稱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

王樹洛干輕徭薄賦信賞必罰吐谷渾復興沙漒諸戎皆附之

八年春二月河南王乾歸擊吐蕃渾阿若干於赤水降之

九年夏四月河南王熾磐遣安北将軍烏地延冠軍将軍翟紹擊吐谷渾别統句旁于涇勒川大破之　秋七月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支旁于長柳川虜旁及其民五千餘戸而還　九月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别

統掘逵於渴渾川大破之虜男女二萬二千冬十月掘
逵帥其餘衆降于熾磐
十三年春二月西秦安東將軍木奕干擊吐谷渾樹洛
干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俘五千餘口而還樹洛干走
保白蘭山慙憤發疾將卒謂阿柴曰吾子拾虔幼弱今
以大事付汝樹洛干卒阿柴立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
史謚樹洛干曰武王阿柴稍用兵侵併其旁小種地方
數千里遂為彊國

宋武帝永初二年夏四月吐谷渾王阿柴遣使降秦秦王熾磐以阿柴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

營陽王景平元年吐谷渾王阿柴遣使入貢詔以阿柴為督塞表諸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

文帝元嘉元年冬十月吐谷渾威王阿柴卒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名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以大業之故捨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於緯代而忘先君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瓚為主緯代者阿柴之長子慕瓚者

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堤之子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璝亦有才略撫納秦凉失業之民及氐羌雜種至五六百落部衆轉盛

三年秋九月吐谷渾握逵等帥部衆二萬餘落叛秦犇昂州附于吐谷渾王慕璝

六年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璝遣使入貢

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王慕璝為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

夏四月吐谷渾王慕璝將其衆萬八千襲秦定連秦輔國大將軍叚暉等擊走之

八年秋八月吐谷渾王慕璝遣侍郎謝太寧奉表于魏請送赫連定已丑魏以慕璝為大將軍西秦王

九年春三月壬申吐谷渾王慕璝送赫連定于魏魏人

殺之慕璝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主下其議公卿以為慕璝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為已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魏主乃詔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朕即與之乃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綿綿隨使疏數臨時增益非一賜而止也自是慕璝貢使至魏者稍簡　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司馬趙敘入貢且來告捷　乙未以吐谷渾王慕璝為都督西秦河

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進爵隴西王且命慕璝悉歸南方將士先没於夏者得百五十餘人

十二年冬十二月吐谷渾惠王慕璝卒弟慕利延立

十四年秋九月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都督西秦河沙二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

王

十六年夏六月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為河南王　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凉州大懼帥衆西遁踰沙漠魏王以其兄慕璝有擒赫連定之功遣使撫諭之慕利延乃還故地

二十一年夏六月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世與魏使者謀降魏慕利延殺之是月緯世弟叱力延等八人犇魏魏以叱力延為歸義王　秋八月吐谷渾叱力延

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　魏晉王伏羅至樂都引兵從間道襲吐谷渾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犇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犇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弟伏念等帥師萬三千部落降於魏

二十二年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　吐

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家還上邽留乙烏頭守枹罕萬度歸至燉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度流沙襲鄯善壬辰鄯善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真達詣平城西域復通　壬寅魏高凉王那軍至寧頭城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璝之子被囊逆戰那擊破之被囊遁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囊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磐之子成龍皆送

平城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㨿其地死者數萬人
二十三年吐谷渾復還舊土
二十七年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
巂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
二十九年秋九月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樹洛干之子拾
寅立始居伏羅川遣使來請命於魏丁亥以拾寅為安
西将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拾寅為鎮西
大将軍沙州刺史西平王

武帝大明四年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擬於王者魏人忿之定陽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蘭若分軍出其左右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人畜之食可一舉而定六月甲午魏遣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成等督統萬高平諸軍出南道南郡公中山李惠等督涼州諸軍出北道以擊吐谷渾　秋七月魏軍至西平吐谷渾王拾寅走保南山九月魏軍濟河追之會疾疫引還獲雜畜二十餘萬

明帝泰始六年春二月魏主遣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擊吐谷渾　夏四月戊申魏長孫觀與吐谷渾王拾寅戰於曼頭山拾寅敗走遣别駕康盤龍入貢魏主囚之

蒼梧王元徽元年吐谷渾王拾寅寇魏澆河夏四月戊申魏以司空長孫觀為大都督發兵討之　秋八月庚申長孫觀入吐谷渾境芻其秋稼吐谷渾王拾寅窘急請降遣子斤入侍自是歲修職貢

齊高帝建元三年吐谷渾王拾寅卒世子度易侯立冬十月戊子朔以度易侯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武帝永明八年秋八月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其世子伏連籌為秦河二州刺史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籌逼冠先使拜冠先不從伏連籌推冠先墜崖而死上厚賜其子雄敕以喪委絕域不可復尋仕進無嫌

九年　初魏主名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

不至輙修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馬二月乙亥魏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擊二戍魏主許之　五月魏長孫百年攻洮陽泥和二戍克之俘三千餘人

十年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於吐谷渾吐谷渾王伏連籌拜命不恭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帝曰貢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絶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秋九月庚申吐谷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於魏詔以伏連籌爲都督

西垂諸軍事西海公吐谷渾王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吐谷渾伏連籌謂禮曰曩者宕昌常自稱名而見謂為大王今忽稱僕又拘執使人欲使偏師往問何如禮曰君與宕昌皆為魏藩比輙興兵攻之殊違臣節離京師之日宰輔有言以為君能自知其過則藩業可保若其不悛禍難將至矣伏連籌默然

東昏侯永元二年吐谷渾王伏連籌事魏盡禮而居其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稱制於其鄰國魏主遣使責

而有之

梁武帝天監三年秋九月以吐谷渾王伏連籌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大同六年冬十一月吐谷渾自莫折念生之亂不通於魏伏連籌子夸呂立始稱可汗居伏俟城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僕射尚書郎中將軍之號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於東魏

元帝承聖二年夏四月吐谷渾可汗夸呂雖通使於魏

而寇抄不息宇文泰將騎二萬踰隴至姑臧討之夸呂懼請服既而復通使於齊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襲之於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狀

敬帝太平元年秋九月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至番禾吐谷渾覺之犇南山木杆將分兵追之寧曰樹敦賀真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衆自散木杆從之木杆從北道趣賀真寧從南道趣樹敦吐谷渾可汗

夸吕在賀真使其征南王將數千人守樹敦木杆破賀真獲夸吕妻子寧破樹敦虜征南王還與木杆會於青海木汗歎寧勇决贈遺甚厚

陳武帝永定元年春正月吐谷渾為寇於周攻涼鄯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翼不從僚屬咸以為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鈔掠邊牧耳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必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間至果如翼所策

文帝天康元年夏五月吐谷渾龍涸王莫昌帥部落附於周以其地為扶州

宣帝太建八年春二月辛酉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　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

十三年秋八月吐谷渾冦涼州隋主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俘斬萬計吐谷渾震駭其王

侯三十人各帥所部來降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寧主移茲裒為河南王使統降衆以元諧為寧州刺史留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長城公至德元年夏四月庚午吐谷渾寇隋洮洮州刺史皮子信出戰敗死汶州總管梁遠擊走之又寇廓州州兵擊走之　夏六月庚辰隋行軍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爾汗山

二年夏四月隋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吐谷

渾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帝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命子幹勸民為堡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疎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帝從之以子幹曉習邊事丁巳以為榆關總管

四年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

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隋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為夸呂所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為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釁而討之隋主又不許是歲嵬王訶復懼誅謀帥部落萬五千戶降隋遣使詣闕請兵迎之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爭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

嵬王既欲歸朕唯教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嵬王訶乃止

禎明二年吐谷渾裨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降隋隋主曰溥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撫育俱存仁孝渾賊惽狂妻子懐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春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貢吐谷渾可汗夸吕聞陳亡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為寇夸吕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幷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他國聞之必當相傚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遂性豈可聚歛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

十六年冬十一月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伏世伏上表請稱公主為天后上不許

十七年吐谷渾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為主遣使陳廢立之事幷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歳至

煬帝大業四年秋七月裴矩說鐵勒使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東走入西平境內遣使請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臨羌城吐谷渾畏述兵盛不敢降帥衆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頭赤水二城斬三千餘級獲其王公以下二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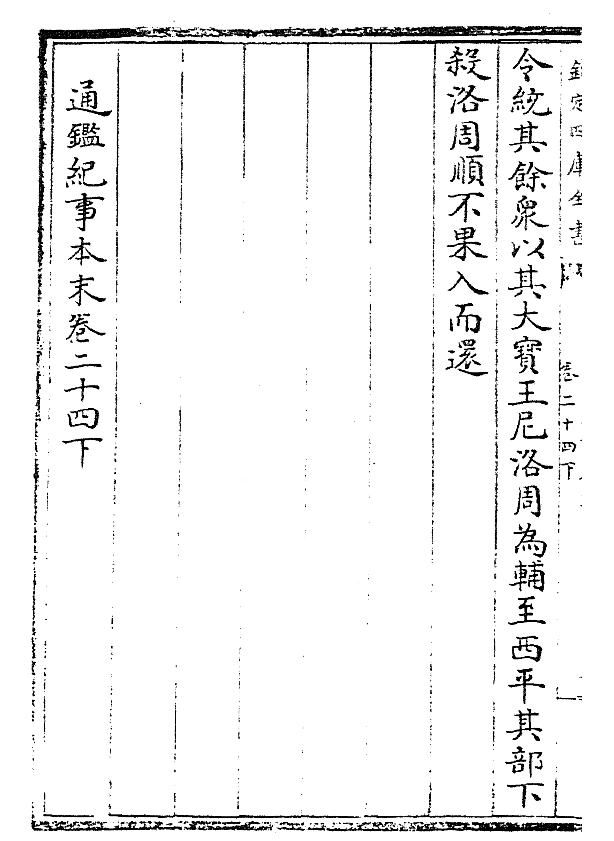
人虜男女四千口而還伏允南犇雪山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天下輕罪徙居之

五年夏四月癸亥上出臨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吐谷渾可汗伏允帥衆保覆袁川帝分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

真山壬辰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輕其衆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渾伏兵射殺之其亞將柳武建擊吐谷渾破之甲午吐谷渾仙頭王窮蹙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禄大夫梁默等追討伏允兵敗爲伏允所殺衛尉卿彭城劉權出伊吾道擊吐谷渾至青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追奔至伏俟城　初吐谷渾伏允使其子順來朝帝留順不遣伏允敗走無以自資帥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爲可汗送至王門

令統其餘衆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為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四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張曾溶